



造人的樣貌

余光中

訪探·雲月陳
影攝·鄭國棟

壹、寫作因緣

余教授生於民國十七年重陽節，從二十四歲第一本詩集「舟子的悲歌」問世迄今，總共出版了十二本詩集、七本散文、一本批評專書及八本翻譯作品，在當代文壇上頗受注目，在新詩詩壇上更有承五四、啓後進的砥柱地位，在這所有成就之前，余教授是怎麼開始從事寫作的呢？

「我生於南京，早期的家庭生活中，家人對於寫作並沒有給我特殊教育或引導，只是家父和舅父喜愛文言的書，有時教我看些古典文學和舊小說。後來因抗戰避難於四川，而就讀於四川青年會中學，當時有一位教英文的孫良驥老師，英文教得極佳，導致我『歡喜』英文，乃至後來走上外文系、教外文的路。」

這「歡喜」二字除了用在徐志摩「偶然」中「更無須歡喜」是令人喜愛外，出於詩人口中，似乎也自然而親切。

「抗戰勝利後，我回到南京，考取北京大學，但因北方不安而留在南京讀金陵大學外文系，大二轉到

廈門大學，這段時期我喜歡古典詩，當時周圍沒什麼好詩，那些流行的社會詩大都是主題明朗、文字淺顯，我也偶爾爲之，寫了十餘篇刊在廈門的江聲報和星光報上，但這些詩我並不滿意。大三和大四時期我已經來臺，就讀於臺大外文系，那時開始認真的寫作，以純抒情爲多，來臺後第一篇散文是投在新生報，後來詩作大都發表於當時最熱門的中央副刊，一直持續六、七年。

大學畢業後，在軍中當了三年的翻譯官，退伍後在東吳及師大兼課，民國四十七年因亞洲協會的資助，到愛荷華大學讀美國文學與英文寫作。四十八年回國教書，五十三年再度赴美，主要受邀到四州巡迴講授中國文學，五十五年回國教書，五十八年再度出國在丹佛大學教書，六十年回國，在師大英語系任教一年，轉政大西語系主任兩年，六十三年起受聘於香港中文大學。去年因教授休假制度（六年有十二個月休假、五年有十個月休假），我應師大英語系之邀回國任系主任一年，今年八月初，我就要回香港續職。」

在余教授忙碌的教學生涯、臺港美三地奔波中，對他的寫作有些什麼樣的影響？其間的轉變又是如何

呢？

「從開始寫作到民國四十五年，這段時期大約可稱為早期，這時的作品以天真抒情為主；從四十五年到五十年，詩風因我的赴美而受西化的影響，是較現代化的時期；從民國五十年迄今的二十年間，大抵都是回歸中國，『蓮的聯想』發表於五十三年，是回歸中國的古典，自民國六十三年『白玉苦瓜』起，則是回歸中國的現代，重視當代的中國。」

我想，這種轉變與空間的因素很有關係。在國內，自己只是一千七百萬個中國人之一，到了外國，自己就是全部的中國；所以去國愈遠就愈想祖國，年齡愈大，鄉愁也就愈濃。而目前在香港，離大陸更近，筆尖更不自覺的伸回大陸……。」

對余教授而言，「蓮的聯想」時代已經過去，而從「白玉苦瓜」到「與永恆拔河」所代表的，大概正是今天兩鬢斑銀的余教授所自稱的「到了中年，憂患傷心，感慨始深」下的作品吧！

民國六十年余教授由美返臺，曾經陸續寫了推崇搖滾樂的文章，對於一向溫文儒雅的余教授居然也提倡起這種「新潮」的音樂，一時被認為是「驚世駭俗

」之舉，那麼，余教授是懷着什麼態度和心理為之的呢？

「其實，在美國的那一段時間，我對搖滾樂深深着迷，它是黑白民歌在工業社會裏的結合與蛻變，代表當代英美青年的地下文化。當時我覺得這種新藝術實在太好了，同時，想藉搖滾樂影響國內的現代詩和流行歌曲；那時的現代詩太晦澀難懂，題材太過生硬，我想以搖滾樂的歌詞來衝擊新詩，並對當時既膚淺又商業化的通俗流行歌有所刺激。因此，我先後寫了『論瓊·拜斯』、『論久妲·柯玲絲』、『苦雨就要下降』（寫東巴的音樂）三篇及翻譯『論披頭的音樂』等，在皇冠及人間副刊發表，後來（六十三年）楊弦等人倡起民歌，我想，我的努力總算沒有白廢。」

余教授力主「詩和音樂結婚，歌乃生」，他的「白玉苦瓜」中和音樂有關或被譜成民歌的，多達十首，過去幾年來，他又是百般的維護「民歌界」，那麼，余教授對當今民歌的發展又是持什麼樣的想法呢？

「當然，起初我是很偏袒民歌的發展，當時我認為只要能發生新音樂，不管它技巧如何，先要鼓勵它的形成；而在中國文學史上，詩和歌本來就是相連的

，民歌使它們再度結合，激發民族感，這應該是好事。

但是今天，我常笑那些民歌手：怎麼儘是些金童唱給玉女聽的歌詞？而曲調既有點像西洋歌曲又略似流行歌，這種現象是值得深切反省的。我認為在今天優良而有利的環境中，民歌的創作應該要求專業化，首先是詞要寫得好，避免散漫、幼稚、陳腔爛調或境界狹小等缺點，其次是音樂（指曲）不能平淡無味，披頭音樂的背景源於古典音樂和巴哈等，我們的民歌也應該尋求更深厚的學理基礎。」

余教授既寫新詩，又作散文，從他「左手的繆思」、「焚鶴人」、「聽聽那冷雨」等散文兼評論的集子，到最近的評論專著「分水嶺上」，我們看出余教授不但是新詩好手，他同時也是「論戰」鬪士。對於詩和散文兩種不同的寫作，余教授的看法如何呢？

「一般而言，詩是比散文難寫的，因為它在小空間裏要把自己的意念表達出來；通常我如果立意一定要寫一篇散文，一定可以寫出來，但如果立意要寫一首詩，就不見得可以寫出來了。當然，有時散文和詩是同樣具有說服力的，對東坡的『赤壁賦』和『念奴

嬌』，同樣是在講一件事，但前者比較重現實性，先講時間（壬戌之秋）再慢慢投入，後者則更個人化，一下子投入（大江東去）。

我最近因時間少，所以詩寫得多，散文較少。對我而言，一首詩最快一個晚上便可寫好，但長詩有時要寫上一、二個月。以那首描寫杜甫晚年的『湘逝』而言，首先我花了半個月的時間把杜甫從入蜀到回江南的詩都讀過，選出其中較具代表性的精讀，得到深刻的瞭解後，再提筆為文，因此，前後花了月餘時間，總共寫了八十行。

在寫作習慣上，我並不是坐下來等靈感的人，而是天南地北的看各種書，有寫作慾望時再坐下來寫。通常我都是第一遍把初稿寫好，放在抽屜中，第二天再拿出來修改，有時修個兩、三次就寫成定稿，有時却要一、二個月才會覺得滿意。」

寫文章這麼嚴謹，出書更然，難怪大地出版社姚宜瑛女士會說「余光中的書往往一改再改，三、五年推出」。

余教授的家庭生活，大家都很好奇吧？

「我是大三那年來臺，來臺後才認識我的表妹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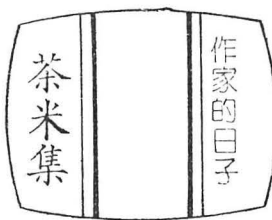


我存，而於民國四十五年結婚，內人歡喜朋友，只要她在身邊，我們家常常有滿座的高朋。我們有四個女兒，老大珊珊，就讀浸會書院中文系四年級，老二幼珊讀臺大外文二年級，老三佩珊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一年級，老四季珊讀高一。對於孩子的教育，我們一向不多限制，聽其自然。

目前我們住在香港中文大學的老師宿舍內，臺北廈門街這棟兩層樓房是祖產，目前由家父、岳母和老二居住。」

余教授這棟廈門街的住宅，樓上樓下各四十餘坪

，客廳和書房都很大，在這麼安靜的氣氛中，對作家的確是個絕佳的寫作環境。比起晚近剛過世的姜貴，余教授的境實遇在太好了，因此，我們都樂於見到余教授有更多、更精闢的論著及詩作出版。



余光中的一天

余教授奔波於美、港及臺灣三地，他的一天生活必然與別人不同。

在臺灣時，他一天生活是怎麼過的？

「我是個『早起的鳥兒』，每天六點就起床，做一點柔軟操或瑜珈術之類，就開始看報紙。家裏有好幾份報紙，通常我先從兩大報（聯合、時報）副刊看起，先看看文壇動態、論著或新人作品，次及大消息，有時連地方新聞都看。我認為寫小說或散文的人一定要看地方新聞，因為往往那些匹夫匹婦間所發生的事，才是反映時代現象的題材。」

大約八點左右吃早飯，九點一定到師大，處理行政事務或上課，下午除非有應酬，否則都會在家。午睡之後，我會繼續昨天的寫詩或寫散文工作，如果沒有未竟工作，就看書。回國這一年我雖然教英美文學，但在中文大學我是教中文系，因此我看的書多偏向古典詩詞，而專注意其註解，詳知各註家的看法和角度。本來我對這一年的休假有許多計劃，先是想看完蘇東坡全集，寫篇文章論他，但蘇軾典故太多，至今未完成。其次我在讀清王士禎的『唐人萬首絕句選』（共一千首，原著宋人洪邁，書名『唐人萬首絕句』），我想研究其中第三句是怎麼轉的？並歸納其中幾

乎已成俗套的轉句『可憐』、『今日』，整理出各種模式，再做剖析，可惜也沒有達成。另外，我又寫了一篇『詩的幾種讀則』的論文，寫完估計近二萬字，目前僅寫了一萬多字，眼看著就要回香港了，這件工作恐怕也無法在臺灣完成。我想，這恐怕都是行政工作太多的緣故吧！

晚上我們大約六點開飯，吃過飯後看電視新聞，接著看連續劇。我家臺視比較清楚，所以我就陪岳母看臺視連續劇。前一陣子的『英雄路』你們看了沒？（指採訪者及攝影）唉呀！這部連續劇實在不錯，我本來想寫篇文章評論的，後來沒時間就作罷。這部連續劇好像是三十集（依規定應該是三十集），大致上還蠻有趣的，人物刻劃和角色模擬都相當成功，男俠、女俠、老俠、奸人都很鮮明，故事曲折，服裝也很講究。唯一缺點是對話和佈景。對話前後不統一，老叫化說話口吻與舊小說如水滸傳相同，這就對了，但女俠說的『你的建議我可以考慮考慮』可就太超現實了，可見得劇本前後可能不是同一個人寫的，國內這種忽略編劇的重要性、劇本稿費低、任意刪改的風氣

實在應該改進。佈景方面用畫的來趕時間，也不理想。此外，配音也是一個缺點，前幾集吹簫、國樂和笛，後幾集就摻有十九世紀的西洋樂曲，這也令人失望。

九點鐘看完電視後，通常是到樓上書房看書或寫作，有些朋友（如王文興）吃過飯就不敢用腦了，我可不同，晚上的功課對我才是真正的進入狀況，大約一、二點才睡覺。」

回國期間，到各大學去演講也是促使余教授忙得連看電視時間都沒有的一大因素。

余教授在香港怎麼過一天？

「香港我們住的是學校宿舍，四面有海，每扇窗望出去都是海，感覺很好。中文大學宿舍離市區十餘哩，出門要自己開車，因此事情雖然較少，生活步驟也很緊張。我看的臺灣報紙，聯合報、中央和中華都是兩天前（由臺灣郵寄），中國時報則是高信疆每隔半個月郵寄一次過來。在生活上，因有內人照顧，倒也與臺灣差不多，唯一常思念在心的，恐怕是大部分在外的國人所共同的——希望臺灣更安定、更平安。」

在美國，余教授又是怎麼渡日子的？

「美國的生活方式我倒還可以適應，但在香港起碼四週都是中國人，在美國不是自己的社會，學生是外國子弟，因此我很不關心現實問題。在美國三年間，自己生活，完全獨住，生活很寂寞。放假時，一個禮拜可能都沒有跟人講話。有時自己開車去旅行，只有在加油、住飯店時才開口交談幾句。對這種情形，我常感到擔憂，因為，看不到中文報紙、中文字，聽不到中國話，你的寫作動機便會停止，因此，我並不喜歡美國。」

在美國時，我非常有空，因此常去看搖滾樂的表演，也看各種電影，從法國純藝術的電影到美國式最新的情節片都看，其中我最愛的還是科技電影『二〇〇一年』、『太空城』等，音樂片如『礦工的女兒』我前一陣子在臺北也看了，最近張徹的『雪山飛狐』我也抽空去看，我認為電影藝術能啓發一個作家許多靈感。當然，在美國看電影相當自由，但總沒有奉獻的感覺，大概那是因為土地是別人的吧！」

邂逅錄

與梁實秋

作家的

初逢

梁實秋的名字我在大陸時就聽過，我知道他與魯迅論戰、他寫「雅舍小品」、他是莎士比亞專家、他爲人幽默，但却一直沒見過他。

民國三十九年，梁老師在師大和大同工學院（當時還是大同工專）教書，就住在德惠街大同的學校宿舍裏，我當時讀臺大外文系三年級，和夏菁一同去看他。當時德惠街荒涼得很，梁老師的房子是日式的，他來開門時，我發現他「不過」是個胖胖的中年人而已（當時梁氏大約五十二、三歲），夏天天熱，他只穿了一件汗衫，引我們經過玄關後，就在那個大約六個榻榻米大的客廳裏聊天。當我們結束一小時餘的聊而天告別時，我才深深感覺到梁老師不愧有文豪風範，既幽默又親切，有時說到得意處，自己都笑了起來，但他又不是嬉笑怒罵、與人打成一片者，如果以「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來形容他，我想應該相當適合。

。從此我們就常常去拜訪這位具有「中國儒將傳統」的梁老師，和他說他那一輩人物的逸事和五四的往事。

那個時期也是我認真寫新詩的時候，常常請他指正。他認爲我的詩太受古典的影響，應該接受一些現代詩人如哈代、葉慈等人的觀念，這個提示對我影響頗深，尤其我的第一本詩集「舟子的悲歌」，梁老師爲我寫了一篇書評，對於一個後進而言，更是莫大的鼓勵。

不只是在治學、寫作各方面，梁老師對我影響很大，我後來到師大教書，也是他在師大當英語系主任時的事，因此梁老師對我而言，不但是文壇前輩，更是師大同事。

梁老師是最早的反共作家，在政府未反共前他就開始與魯迅論戰，魯迅認爲文藝是階級性的，梁老師認爲文藝容或有階級性，但最重要的還是人性。「有耐性」是梁老師的優點，任何後輩找他，他可能正忙着，但却裝作無事的樣子；寫給他的信無分尊卑，一律回信，而且回得很快，這點和胡適相同，眞眞具有「前輩風範」和五四遺風！

後來梁老師搬到雲和街，離我家廈門街更近，我們一票人常去他家院子裏乘涼聊天，各色人等都是他的座上客，我和陳之藩、何欣便是在那裏碰上面認識的。從雲和街到瑞安街、去美、回國，我們仍常有往來，但晚近因梁老師身體欠安，社交上較不活躍，爲了讓他多做研究，我也較少去找他。

今年一月間，梁老師八十歲誕辰，我在師大發起一個盛大的慶祝會，當天財神酒店的會場裏到了六、七十個文藝界人士和師大同事，梁老師和夫人都來了，那天真是賓主盡歡。

對我而言，梁老師不但是好長輩，也是良師。

與思果

和我同輩的作家中，思果人在香港，知道他的人多，看到他的人少，我想，我來談談思果吧。

我和思果初逢是在民國五十八年，距今有十二年了，當時我到香港開會，他從美國來港，由於兩人都寫散文、都做翻譯，因此互報了姓名之後，都有相見恨晚之感；但那次接觸時間很短，匆匆一見又各奔西

東，只記得他大我十歲，但很年輕，身體很好。後來我到香港教書，思果在民國六十六年應聘到香港中大教書，我們才算真正彼此有了認識。

以散文和翻譯著名的思果，本名蔡濯堂，是鎮江人，具有方言天才，鎮江、揚州、廣東、江西話等都略通，對鄉土的東西如京戲、豆腐的做法等都有興趣，也愛運動和書法。他一生研究英文，住在美國十餘年，却一點也沒有西化，反而具有中國典型書生味道，很多地方迂得可笑，又古得可愛，例如他看不慣男人擁吻別人太太的西禮、女生單獨來訪不准入大門：「等等，都成爲衆沙田高士（指中大教授們）取笑的對象。」

有一次，他看到陳之藩有女學生寫信給他，別的人也都收到過，唯獨他沒有，爲此他悶悶不樂，我們就笑他：「你每文不忘太太，所以沒有女孩子對你有興趣。」又有一次，我和內人在火車上碰到他，他正爲自己穿了一套灰色的西裝而將去參加英國人的喪禮，感到相當懊惱：「英國人是很注重禮節的，參加喪禮要穿深顏色的禮服！」灰色對他而言不符合「深顏色」的要求，而使他搭上火車還坐立不安，這就是

典型的思果。也正因為他每次和朋友見面，都要說出他無須有的煩惱，因此朋友就更加變本加厲的笑他。

思果是個好聽衆，和他聊天，他的反應強烈而帶誇張，嗟嘆連連，給人很深的印象。朋友聚會時，如果在座有宋淇和思果，宋淇一定獨攬話題，眉飛色舞，雄辯滔滔，而思果的面部表情，如響斯應，全依說者的語鋒之所指而轉變，聽到甜處，更是噴聲連連，讓人以為兩人在說相聲。同時他也是個善道者，一旦讓他有機會「做莊」，唇掀古今，舌動風雷的時候，也是題無大小、事無諸莊，都能引人入勝，因此咱家四個女兒都說「蔡伯伯有迷人的嘮叨」。

他的「嘮叨」表現在散文上，也使文章既多又長，因此我們常告訴他：「你寫那麼多、那麼長，應該少寫；陳之藩平常話少，文章短，應該多寫。」思果聽了也不惱，又說：「是！是！」有人告訴他：「你的散文還是早期好。」他也說：「對！對！」像他這般寬容，正是長者可愛之處。調侃朋友，最難的是恰到好处：如果對方根本不在乎，調侃之無味；如果對方十分在乎，又怕惱了他。思果對別人的調侃相當在乎，又相當容忍，正在惱與不惱之間，使調者覺得有

一點點冒險，又終於沒有闖禍，使旁觀者捏了半把汗，最後賓主釋然盡歡。思果便是這樣一個長者。

思果的散文溫厚、細密，他認為散文不要濃、要清淡，如同清茶和橄欖；在散文和翻譯上，我們常交換意見，但他對詩沒有興趣，也絕不聽搖滾樂、不看電影，對時髦的東西一概不沾，他的回憶都是三十年前的事。

由於思果交際太廣，三年來在香港，無時不在為朋友奔走或應酬，他唱戲和文學界朋友又多，三教九流來往頻繁，使得他那部「大衛·高柏非爾」（迭更斯自傳）的譯作，一直還是四十萬字的譯成品（共五十萬字），三年來一字未動。

我回國一年中，蔣芸來信說：「自君別後，沙田文人墨客在一起都沒有趣味。」因為「思果一定要余光中坐在他旁邊，才有人刺激他。」思果九月間要回美，等的就是要我八月回香港聚聚聊天，但願他在美國朋友較少，能把那部譯作早日竟功！

與羅青

湖南籍的羅青，比我小二十歲左右。

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十年前的事，當時他剛從輔大英文系畢業，大概是寫新詩的關係，所以他來我家找我，和我談詩、談文學。當時我覺得他很聰明，反應靈敏，很多話一說就懂，在文學上也有很多看法相同。後來他到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念比較文學，我在國內替他詩集「吃西瓜的方法」寫了一篇書評，為他的詩和現代詩的關係作了一個剖析。

基本上，我對羅青是相當期許的，一則希望他做個詩人能有表現，二則希望他做一個年輕的學者，在文學上能有所成就。從我寫書評的六十二年迄今已經八年，羅青回來輔大擔任副教授，在文學界已嶄露頭角，近兩、三年又成爲一個大家熟知的畫家，頗獲好評，我想，我的期望並未落空，畢竟，這個年輕人非「池中物」也！

羅青的畫有人評爲新文人畫，和舊日鄭板橋的畫風有同工之妙，都是畫的本身加上題詩組成，也就是從文學的領域去畫，畫中自然有詩。他的詩是理趣的，不是激情的，所以他的詩有許多知性，提供新角度，在語言上也以平淡取勝，不主張練字（這一點我主

張平淡、精鍊各有奇妙，杜甫的鍊字和陶淵明的自然，都可以成爲偉大的詩），也因爲他的主張，對當時特重鍊字的詩壇，有了一股反動，提供了一種新方向和平衡。

目前羅青在教書，猶有餘力畫畫，這是相當可喜的事。但古來中國文人都在做官，他們的作品還相當多，王安石、韓愈等唐宋八大家便是一例，因此，今天的文藝界朋友不可推諉工作忙而怠於創作，否則要被笑看才氣短缺，那才惱人！

肆、著譯目錄

詩集

- | | | |
|----------|-------|----|
| 1. 舟子的悲歌 | 野風詩社 | 41 |
| 2. 藍色的羽毛 | 藍星詩社 | 43 |
| 3. 鐘乳石 | 中外畫報社 | 49 |
| 4. 萬聖節 | 藍星詩社 | 49 |
| 5. 蓮的聯想 | 文星 | 53 |
| 6. 五陵少年 | 文星 | 56 |

散文與評論

7. 天國的夜市
8. 敲打樂
9. 在冷戰的年代
10. 白玉苦瓜
11. 天狼星
12. 與永恒拔河

三民
純文學
純文學
大地
洪範
洪範

58 58 58 63 65 68

1. 左手的繆思

文星

51

2. 掌上雨

文星

53

3. 逍遙遊

文星

54

4. 望鄉的牧神

純文學

57

5. 焚鶴人

純文學

61

6. 聽聽那冷雨

純文學

63

7. 青青邊愁

純文學

66

8. 分水嶺上

純文學

70

翻譯

1. 梵谷傳

46

備註：

2. 老人和大海
3. 英詩譯註
4. 美國詩選
5. 中國新詩選
6. 英美現代詩選
7. 滿田的鐵絲網
8. 錄事巴托比

47 49 50 50 57 60 61

1. 另有藍燈出版社印行的「詩人與驢」係強迫出書。
2. 「左手的繆思」、「掌上雨」、「蓮的聯想」和「逍遙遊」四本由「文星」出版的書，「大林」皆據原版重印。
3. 黃維樑編著的「火浴的鳳凰」（純文學出版社），是一本專門研究討論，並蒐集有關余光中作品的書。
4. 林明德等合著的「中國新詩賞析」（長安出版社）於七〇年初出版，也談及余光中不少。
5. 陳鼓應著的「這樣的詩人余光中」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余光中的書。